

盛宗亮：想象力对任何行业都很重要

爱因斯坦说过，伟大的科学家，一定要有艺术家的想象力。艺术家的想象力是最天马行空的，而想象力对任何行业都很重要。没有想象力，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。

文/悠子



盛宗亮简介：作曲家、指挥家及钢琴家。1955年出生于上海。1995年起至今，在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任终身作曲教授。曾在中国、欧洲和美国频频获奖。代表作包括《中国梦》、《月笛》、《凤凰鸟》、歌剧《马农之歌》、舞剧《麒麟》、音乐剧《银河》等。

1995年的一天，盛宗亮接到一个电话，某乐团团长说，该乐团董事会的董事长，一位著名的银行家，点名请他写一部作品以庆贺自己25年银婚。彼时的盛宗亮已经是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，但这个邀约依然让他受宠若惊——乐团团长给银行家试听了10位作曲家的作品，另外9位都是美国人，最后被选中的却是盛宗亮。原来，在七十年代末，尼克松访华后不久，这位银行家去过中国，而且就住在尼克松住过的钓鱼台国宾馆，对中国印象极深，盛宗亮的音乐，让他回想起在中国的那段特别的日子。

“我一开始写东西，中国味特别浓。当时我的想法，就是要用西方形式来表达中国音乐。”忆及往事，盛宗亮谈兴颇浓。正因为这份中西结合的音乐DNA，让盛宗亮脱颖而出，收获了一路荣誉：1999年4月，盛宗亮受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委约，为白宫写作《大提琴和琵琶的三首歌》，由马友友和吴蛮在美国总统欢迎中国总理朱镕基所设的国宴上首演；2001年11月，盛宗亮获得拥有五十万美金奖金的麦克阿瑟“天才”大奖(MacArthur Foundation Fellowship)，该奖委员会的评语是：“盛宗亮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作曲家，他的音乐既熔不同文化为一，又超脱传统美学范畴，是‘跨越文化的新声’”。

“人总是要做一点自己的东西。”盛宗亮总结道。纵观近60年的人生，居庙堂之高也好，处江湖之远也罢，盛宗亮始终坚持“做自己”。

“花儿”少年

从小，盛宗亮就是个“头上长角”的孩子。幼儿园里小朋友玩开火车，老师问，火车火车要

开到哪里去，孩子们齐声回答，开到北京去见毛主席——盛宗亮偏不，他要开到苏州，他自己想去的地方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这个“标新立异”的回答，足以让他早早地就被定性为“坏孩子”。

文革期间，15岁的盛宗亮远赴青海，在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担任钢琴和打击乐演奏员。“青海当年很苦，唯一的娱乐就是唱‘花儿’。”回首在青海的七年，盛宗亮心怀感激：

“那段日子带给我两大好处：一是有机会和民歌手一起生活，学到很多民间音乐，‘花儿’是中国民歌的秘密宝库，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；二是养成了自学的习惯，在青海没人教你，往往是看别人弄，然后琢磨琢磨就能做自己的东西。这两点让我终身受益。”

1982年，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，盛宗亮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，踏上了赴美深造的旅途。“当时到美国，我觉得只要学点现代技巧，就可以‘为所欲为’了，但最后发现技巧对我来说根本没用。我可以模仿老师，做一个跟他很像的东西出来，但还是不能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。”所幸的是，迷茫中的盛宗亮遇见了导师伯恩斯坦。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学院派还很强势，受其影响，盛宗亮一直纠结于该选择东方还是西方作为自己的音乐风格。伯恩斯坦却宕开一笔，鼓励他将两种音乐风格结合起来，走自己的路。“他说，音乐是融会贯通的，风格不同只是语言不同，就像人穿衣，以前穿长袍，现在穿西装，但人还是那个人，喜怒哀乐还是相同的。”——大师一句话，惊醒梦中人，盛宗亮的音乐观被彻底改变。在中西方音乐的融合中创新，成为他创作之路的圭臬。



“创意间的亲昵”音乐会全体演出阵容，右七为盛宗亮。

音乐只有好和不好两种

在盛宗亮的代表作品中，处处可见一颗中国心。《中国梦》里，有对民歌“小河淌水”的引用；《月笛》受南宋词人姜夔《暗香》的启示；《南京啊！南京》直接取材于中国现代史……然而，他并不满足于中国元素的单纯使用，在他的作品中，你可以发现的是多种艺术元素的融合。比如，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的《银河》，是采用了京剧、笛子等元素的大型歌剧作品；声乐曲《凤凰鸟》根据安徒生神话故事改编，由丹麦原文译成英语并加以抒情诗歌化。

很多中国听众在欣赏盛宗亮的作品时，会忍不住去找寻其中的中国元素。曲目变了，乐器变了，但那段熟悉的旋律一响起，便有“他乡遇故知”的惊喜。对此，盛宗亮持保留意见，“找熟悉的元素没问题，但还不够。从作曲的角度来说，我先说一点你熟悉的东西，把你带进来，然后你应该跟着我的思路走。可能听第一遍不一定能找到，但第二、第三遍，你将体

会到情绪的跌宕起伏。”

在盛宗亮的眼里，音乐不分流派，没有古典、现代、流行、摇滚、民间的区分，只有好和不好两种。“好的，就是能打动人的”盛宗亮举例道：“我的作品演完后，有人眼泪汪汪地出来，这对我来说就是最高评价。什么都不用说，看着他的眼泪，我就知道他听懂了。”

没有想象力，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

2012年，在阔别中国30年之后，盛宗亮来到香港，在香港科技大学主持“创意间的亲昵”音乐会和研讨会。很多人不解，香港科大连音乐系都没有，学生们能听懂吗？岂不是白费时间？盛宗亮对此不以为然，“科大同学念的都是商科、理科，我做这些并不是想让他们成为音乐家、作曲家，而是要让他们的想象力更丰富。没有想象力，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，做不了大老板！”

不难发现，“创意间的亲昵”世界首演音

乐会本身就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结晶——音乐会曲目中不但有贝多芬，还有京戏；参与演出的不但有获格莱美大奖的小提琴家Mark O'Connor，还有粤语流行歌手王梓轩。在为音乐会准备的排练现场，盛宗亮着意提携后辈，打破陈规。乐队演奏家之一的张昊晨，今年才21岁，第一次听盛宗亮的一个作品，当被问及感受如何时，大胆指出了其中某段有点啰嗦。盛宗亮当即就去掉了那段，重新演奏了一遍。

“效果也不错”盛宗亮说，“虽然这个曲子已经灌了唱片，但音乐是活的艺术。”

爱因斯坦说过，伟大的科学家，一定要有艺术家的想象力。“艺术家的想象力是最天马行空的，而想象力对任何行业都很重要。从最简单的方面来说，艺术能把人带入超脱的世界，你整个投入进去后，就会忘记了现在；深一点角度来说，做企业的，如果真正理解了艺术，对怎么做公司会有很大的启发。”很多企业家朋友，经常来问盛宗亮对某指挥、某交响乐团的想法。反过来，盛宗亮也向企业家朋友征询对演出曲目、风格的感受。“在美国，企业家和艺术的结合大多通过艺术基金会，也有直接给某交响乐团投资的。老板做惯，免不了对乐团有所干涉，但一般适可而止，毕竟不是他的公司。”

世界文化的复兴会在中国

虽然暂时还没有回到内地工作的机会，但盛宗亮对国内音乐推广和发展的现状一直十分关注，每到一个内地城市，都会特别留意当地的音乐厅和演出市场。“现在国内很多二线城市，都有非常不错的音乐厅，问题是‘软件’——听众还不够多，”相比之下，盛宗亮苦笑道：“热衷于买名牌、买车的人倒是很多。”

尽管现状令人担忧，盛宗亮对于未来仍旧充满信心。“中国现在经济上去了，但还是第一代，是暴发户，至少要三代才能建立新的文化。你看二战后，美国第一个复兴，六十年代美国每个小县城都有歌剧院、芭蕾舞团。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，5-10年后，到了中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大部分比例时，文化就会复兴。甚至可以说，世界文化的复兴，一定是在中国。”

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增长，我们不知道；5-10年后，中产阶级是否能在人口数量全球最高的中国占绝大比例，我们也不确定。但是，眼下我们可以做的，也许是把买车、买表的钱，挪一点去买张音乐会的门票，从此开始习惯于一种消费，精神的奢侈品消费。

对话盛宗亮：当下儿童音乐教育的误区

EL= 尚品人生 盛=盛宗亮

EL：现在很多中产阶级家庭都让小孩子学钢琴，传统民间乐器少人问津，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

盛：音乐培育的是一种感觉，通过哪种乐器进入都可以。民族音乐有独到的东西，一定会保留下来，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消失。像钢琴、小提琴，一开始也是民间的东西，后来才上大雅之堂。在美国的中国人，很多就给孩子选民乐，琵琶、笛子……

EL：在国内当下的音乐教育中，您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

盛：中国人有一个简单的思维逻辑，不对——花几千块让孩子学钢琴，没问题，但来了谁谁演出，没人去听。中国人觉得，听音乐会有什么用，学不到东西，上课马上见效。但我要说，音乐会太重要了！你去问所有的音乐家，什么时候爱上音乐？一定是看了谁的演出，对他有了启发，爱上了。在西方，很多父母带小孩去听音乐会，一开始小孩不注意，慢慢就喜欢上了。伯恩斯坦在纽约爱乐做音乐总监的时候，每周在电视上讲一集“young people's concert”，专门给小孩子讲西方音乐，一个小时。不夸张地说，这个节目造就了美国整一代古典音乐的听众。现在那一代人已经老了，五六十岁了。

EL：能否向我们的读者推荐一部您的作品，方便他们以此开始来了解您？

盛：《为钢琴三重奏而作的四个乐章》(Four Movements For Piano Trio)，瑞典一个小唱片公司BIS出的，为白宫而做的《大提琴和琵琶的三首歌》也收在里面。

